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
第一回 錄助舊瞞照蒙恩 彈甲科祖圭獲咎

林深葉密隱蟾光，獨幸幽貞蘊國香。 暮鼓晨鐘作荏苒，何為秉燭不徜徉。

林者何？林雲屏也。其枝繁雜，其葉茂密，勢足以蔽蘭之色，掩蘭之香，故先於蘭而為首。蘭者何？燕夢卿也，取燕錢夢蘭之意。古語云：「蘭不為深林而不芳」，故次於林而為二。香者何？任香兒也。其色嬌柔，足以奪蘭之色。其香霏微，足以混蘭之香。故下於蘭而為三。合林蘭香三人而為名者，見閨人之幽閒貞靜，堪稱國香者不少，乃每不得於夫子，空度一生，大約有所掩蔽，有所混奪耳。如雲屏之於夢卿，所謂掩蔽也。如香兒之於夢卿，所謂混奪也。掩蔽不已，至於坎坷終身。混奪不已，至於悠忽畢世。此真事之無可如何者也。然人非草木，誰能無情，有時感自外至，有時憂從中來，使不設一排遣之法，倘一旦雪冷霜寒，則蘭也不空與艾蕭同腐也哉！逢場作戲之宣愛娘，隨遇而安之平彩雲，雖與蘭有和不和之異，究其終，則皆蘭之可以忘憂，可以為鑒者也。況無往不復，自然之理。嗇彼豐此，權自我操。故睹九畹之良田，宿根尚在，國香不泯。誰曰死不如生，妄以得失從違而自汶汶乎！然則林之掩蔽，一如未掩蔽也。香之混奪，一如未混奪也。作如此想，日與宣家姊妹相親，耘我良畝，任歲豐歉，無容心也，夫復何憂？夫復何感？吁！天地逆旅，光陰過客，後之視今，今之視昔，不過一梨園，一彈詞，一夢幻而已，林耶？蘭耶？香耶？有其人耶？無其人也？何不幸忽而生，忽而死，等於蜉蝣？又何幸而無賢無不肖皆留姓字於人間耶？

記得大明洪熙元年，嗣君仁厚，百度維新。一時靖難功臣，受大恩者，正自赫奕。而洪武開國諸人，雖有封爵，只嫡派承襲，其支庶子孫習安好逸，漸至衰微矣。當時有大司空郎鄂侯孟徵者，上一奏章，其略曰：

「臣聞文章取士，原以重夫新材。門第求人，更可勵諸舊彥。論修能於草野，不乏鸞鳳。程志節於簪纓，尤多騏驎。我太祖皇帝勘定四海，一統千秋，其一時從龍附鳳之後，莫不載書竹帛，帶礪河山。乃數十年來，嫡宗相繼，嗣厥蒸嘗。支庶紛繁，漸臻土芥。恐非所以重國典而敦世臣之誼也。臣請於元功諸臣，支庶子孫，或試以文學，或考以武藝，有一材一技，即行收錄。裨祖宗之國祚恒培，勛戚之家聲再振，而癩進之風亦少息焉。」

仁宗准奏。於是查明中山王徐達，開平王常遇春，寧河王鄧愈，黔寧王沐英，越國公胡大海，鄂國公馮國用，潁國公傅友德，東海公茅成，武定侯郭英，安陸侯吳復，蘄春侯康茂才，沔陽侯丁普郎等六十四戶，俱有支庶子孫。內中一人，姓耿名朗字瞞照，泗國公耿再成支孫也。慷慨廣交，揮金如土，結識些善武能文之士，義養些清歌妙舞之人。但性不自定，好聽人言，以此一生少得人力。母康氏，中年寡居，治家有法，五歲上即令讀書，又與他聘下御史燕玉之女。這燕玉字祖圭，世居蘭田，進士出身。娶妻鄭氏，生一女二男。女名夢卿，自幼即受耿朗之聘，卻與耿朗同年正月初七日生辰，比耿朗還長八個月。長男名子知，次男名子慧，俱是夢卿之弟。夢卿自與耿家結親，已過得十個年頭，都皆一十六歲。論夢卿之德，真乃幽閒貞靜，柔順安詳，正是將如悅譯為邦媛，豈止嬌柔詠雪詩。論夢卿之才，穎異不亞班昭，聰明恰如蔡琰，正是深明閨閣理，洞識古今情。論夢卿女工，真天孫雲錦，鮫氏冰紈，正是玉筍分開鬱岸柳，金針刺出上林花。論夢卿容貌，不數秀色堪餐，漫道發光可鑒，正是比玉香猶勝，如花語更真。康夫人原擇於洪熙元年春二月完婚，卻因耿朗錄用，忙亂間已誤梅。直至四月，方才考校。耿朗高居優等，虛授兵部觀政。俟二十歲時，再令任事。康夫人見子得官，不勝歡喜，一時賀客盈門。那鄭夫人更喜夢卿尚未出嫁，已先作了六品命婦。就是兩家奴婢，亦莫不說燕小姐有福。

卻說耿家擇於五月初五日作賀，又定下十五日完婚。於是遍請親朋，不覺得已至五月。到初二日，就是康夫人胞兄蘄春侯康貌，姨夫信安侯火炎送禮來。初三日，又是耿朗表叔安陸侯吳西，御史吳維送禮來。其他處送禮者不及細述。初四日方是燕玉家來送禮，康夫人一面命賞來使，一面令收禮物。乃是圓領銷金補服一襲，美玉圓板大帶一圍，回文蝴蝶錦十端，連理鴛鴦幃兩副，雙南金十錠，如意珠十粒。隨即發了回帖，請明日早來。當下耿家一應執事人役，俱皆整齊。晚間忽一老人行至門首，看道：「這宅方位，恐主內助失人。」既又歎道：「不妨，但可惜正房改作廂房也！」門上的人趕去問他，步履如飛，駟馬難追矣。過了一宿，至次日賀客皆到。燕玉以新親坐在首席，其餘蘄春侯，信安侯，安陸侯等，俱依次而坐。耿朗伯父泗國公耿忻，叔父太僕卿耿懷，通政使耿懷相陪。酒過三巡，梨園開場先唱《六國封相》吉劇，次後方演《金谷園》全本。是日前廳上金玉交輝，貂蟬滿座。後堂中以鄭夫人為首，其餘蘄春夫人庸氏，信安夫人康氏，安陸夫人胥氏，俱依次而坐。下邊康夫人及泗國棠夫人，太僕荊夫人，通政合夫人相陪。梨園先唱《宮花報喜》吉曲，後乃作《緹縈救父》故事。高堂上銀燭千條，曲檻邊紗籠百對。內外簫鼓喧天，歡聲動地，粉白黛綠，雙雙侍女來回。便體清聲，對對奚童出入。

耿朗兩處勸酒，歡喜忘倦。眾親眷直至日落，梨園下場，方才謝席散去。耿忻兄弟，亦各回家。康夫人單留棠、荊、合三夫人商議過禮迎親坐帳拜堂諸事，自不必說。單講燕玉，至家中已起初鼓。忽有員外郎錢可用來有緊事相商。燕玉出迎，錢可用就接著說道：「年兄可知貴同寅茅球參奏，上年各省試官多通關節，不公不法，連小弟與兄的名姓都在上面。如今旨雖未下，大約有些不妥。」燕玉道：「目今聖天子在上，你我公不公法不法，自有公論，且請坐了商議。」二人進廳坐下。錢可用道：「老兄事不宜遲，須防攀扯。」燕玉道：「不妨，咱明日各上一分辯札子。」錢可用道：「札子只可兄自奏得，小弟司員，難於上瀆。」燕玉道：「你自寫下，咱明日一同奏聞。」錢可用拜謝回家。燕玉連夜寫一通札子，次日五鼓，會同錢可用一並奏入。當日卻未降旨，燕玉還但然依舊。錢可用坐立不安，飲食俱廢。過了四五日，內旨發下：

「御史茅球所參江南正典試卜大公，副典試金成，衡文多謬，去取不當。雖無實賄，未免瞻徇。俱令革職。福建副典試周於利，浙江副典試錢可用，各受贓千兩，令嚴行治罪。正典試燕玉，既與可用同事，而不知其為奸，則疏忽怠玩可知。且與可用會同瀆奏，更屬胡塗蒙混。令降五級別用。」

內旨一下，燕玉望闕謝恩，在家候用。眾親皆來慰問，耿家亦不好遽講婚禮，過了些時，方思再議親事，內廷忽又發下一旨：

「三法司奏：周於利、錢可用指稱正典試王得、燕玉皆係知情，今王得已死，家貧無子，免其追問。燕玉交該司嚴審定擬。」

燕家此時上下慌亂，大小啼泣，耿朗親事，越不可辦矣。康蘄春，火信安，吳安陸，吳御史，及耿泗國，太僕，通政諸人，各處疏通。這邊鄭夫人亦教兄弟鄭文關說情面。真乃鯉鯉難分，致使英雄氣短。鸞鳳倒置，空教兒女情長。